



春之絮语

□ 牛 勃

悬垂的竖琴，在春柔柔的风里，弹奏着天籁般的乐音。

春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来了。不知从哪一起，亦不知从何处开始，于蓦然回首之际，它已如一位恬静的姑娘，巧笑倩兮间洒落的一行行诗情，似轻歌细语，暖意盈怀。

二

似打了一个激灵，一切都动了起来、舞了起来，急急地，像要弥补什么，又像要追赶什么。嫩芽冲开地埂快生生地观察，骨头爆起枝头急煎煎地张望。燕子扇动翅膀一掠而过，悠闲的蝴蝶载不动风，载不动雨，只以彩色的翅膀，向春天问讯。草原还沉醉于美梦中，残雪蜷缩在山坳的背阴，小溪抖动不再厚

重的外壳，甩出一条条银练，带着星光的褶皱，蜿蜒的神态自若而坚定，仿佛带着春的使命，它知道唯有不息地奔流，才能抵达那片大海，才能不负和远方的约定。

蓦然间看见树上悬挂的灯笼，这是对春深情的召唤，而此刻，它们既像冬的残章，又像是为春照明的灯。春在枝头，春在灯里，春在千家万户幸福的门庭里。

三

春天无须理由，绽放就是它的使命。

有太多美好的辞藻属于春天，最耀眼的必定是绽放。绽放是春最动人的表情和最斑斓的画卷。行走在春的田野，伸开双手，仿佛就把整

个春天捧在了手心。

从嫩芽舒展的平实，到骨朵爆裂的惊艳；从水中天光云影的莫测高深，到田野里姹紫嫣红的风情万种……徜徉在春的阡陌，就像坠入绵延无尽的花海。我尽情地凝视着春色，细嗅着春意，所到之处尽是翩跹的舞姿——这是走过寒冬的步履，对春最热切的追寻。

我以执着在千山万水里寻觅你，你以热情在无边春色里感动我。我如一只小小的报春鸟，以信念和感动，只为绽放的春天放歌。

绽放是最为生动的语言。绽放也是时令最可贵的馈赠，更是天地间最慷慨的胸怀，恰似我们以开放的姿态，以春的襟怀，接纳着五湖四海和八面来风。

四

犁沟为诗歌赋形，种子是铿锵的韵脚。希望如划过长空的紫燕，锋利的燕尾剪开春的幕帘。

从南方到北方，春的脚步款款，春的画卷轻展，春的色彩斑斓。在春的原野里，我以心为锄，把种子埋进土里，也把对春的祝福埋进土里。

春是什么？

春是希望。

我向往丰收的篇章，更向往走向丰收的烂漫征程。若说丰收是春的结果，绽放就是春最动人的伏笔。在诗歌的意境中沉醉的春，在意境的韵律里铿锵的春，多像凌空翱翔的飞鸟，从云端的视角，俯瞰神州大地，看春色满园，看物阜民康。

清明时节

□ 周卫宏

是一首诗里的一场雨
纷纷又纷纷，
一下千百年。

是一场雨里的杏花村，
酒幌招摇，
酒气弥漫。

是长不大的一个牧童，
就那么手指着一个地方，
从唐朝一直指到了现在。

悲愁的路人擦肩而过，
问路的杜牧横在牛前，
被雨淋得像是落汤鸡。

正是他这首清明诗，
让一个节日有了隽永沉郁的气质。

春词(外一首)

□ 赵一军

深巷里翻墙而出的迎春花开了如此灿烂，像一团金黄的火焰
冬天，它还静默在墙头
没有人记得，唯有雪鸟轻抚过
后来雪鸟飞走了，后来
它们竟绽放出一堆花
一堆会歌唱的春词
我是惬意的，却感觉到肩头
有了春天的重量

柳笛

只需一把小刀，在柳枝上
旋一圈，
细长圆筒状的绿皮，螺丝一样
从枝条的小头慢慢滑出
然后，将圆筒小头压扁
轻轻削掉皮外层两面——
一个最渴望的柳笛做好了
你试着吹，一支春天的曲子
会从胸膛里飞出来
像放飞的一群鸟，欢呼着
悦耳动听……如痴如醉
你尽兴吹完之后
舌尖泛起一丝清冽，那是
柳笛给你留下
二月微凉的气息

麦苗青青

□ 王民国

惊蛰前夕的一场雨，将春天的绿，悄无声息地灌溉进塬上的农田里。塬上大多数的地都是玉米地，只有一小部分被种上了小麦、大豆和油菜，大豆要谷雨前后开始下种，油菜花海在四五月份才舍得为路人绽放，而冬小麦早在寒冬来临前就牢牢扎根在地里，默默守候着春天的到来。

初春的麦田，好似被打翻的砚台——黄澄澄的底色中晕染出几抹沁人心脾的绿，星星点点地洒落在黄色的幕布上。麦苗显得有点低矮，刚刚触及脚踝处，麦叶上的露水俏皮地溜进鞋子里，顿时让人一个激灵。我踩在地边的田埂上径直走，脚底卷起湿润的黄土。就在我蹲下准备刮掉粘在鞋底的厚厚的黄泥时，眼角的余光看见了一道光，那是一株麦苗叶中央包裹着的晶莹水珠。它闪着幽光，在水的折射下，可以清楚地看见背后的麦叶上细密如麻的脉络，微微探近一点，甚至看见血管状的脉络里流转着青黄色的汁液。顾不得黄泥粘衣了，我趴低身，

当麦田被阳光惊醒，那些嫩绿的芽啊茎啊，便都涌动着金色的潮汐，从四面八方聚集在新生的芽叶上，让绿意浸染得愈发深邃。

春分前后，当一股风从塬面上刮过，整片麦田仿佛突然就“活”过来了，无数麦苗推推搡搡，前浪叠着后浪，一波接着一波，一浪续着一浪……突然明白了老人口中“麦子起身”，原来这漫野的绿意，果真在生长。

暮色四合时分，我望见麦田尽头浮起淡紫色的烟霞，归巢的鸟儿掠过渐暗的麦田，将翅尖遗留的最后一抹金辉，洒在身下的麦田里，深深藏起。

开，喜阴的田鼠钻入地下，气温日渐升高，雷雨增多，彩虹开始挂在天边。

“清明前后，栽瓜点豆。”此时节蜜蜂蹁跹戏花间，田间耕牛遍地走……处处一派繁忙而生机盎然的景象。

清明不仅是一个节气，也是一个节日。它和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

清明节以祭祖为主，故称祭祖节，因与寒食节三月三上巳节相连，逐渐融合了寒食节禁火、冷食习俗和上巳节“祓除畔浴”的风俗，形成了清明扫墓祭祖和郊游踏青的习俗。

如今的清明习俗里，有寒食节和上巳节的影子。据说寒食节是为了祭拜春秋时期的忠义之臣介子推而设的。也有说寒食节起源于上古的改火习俗，《周礼》所记：“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灭了火种，人人只能吃冷食，待寒食一过便钻木取新火，谓之“改火”。苏轼有词为证：“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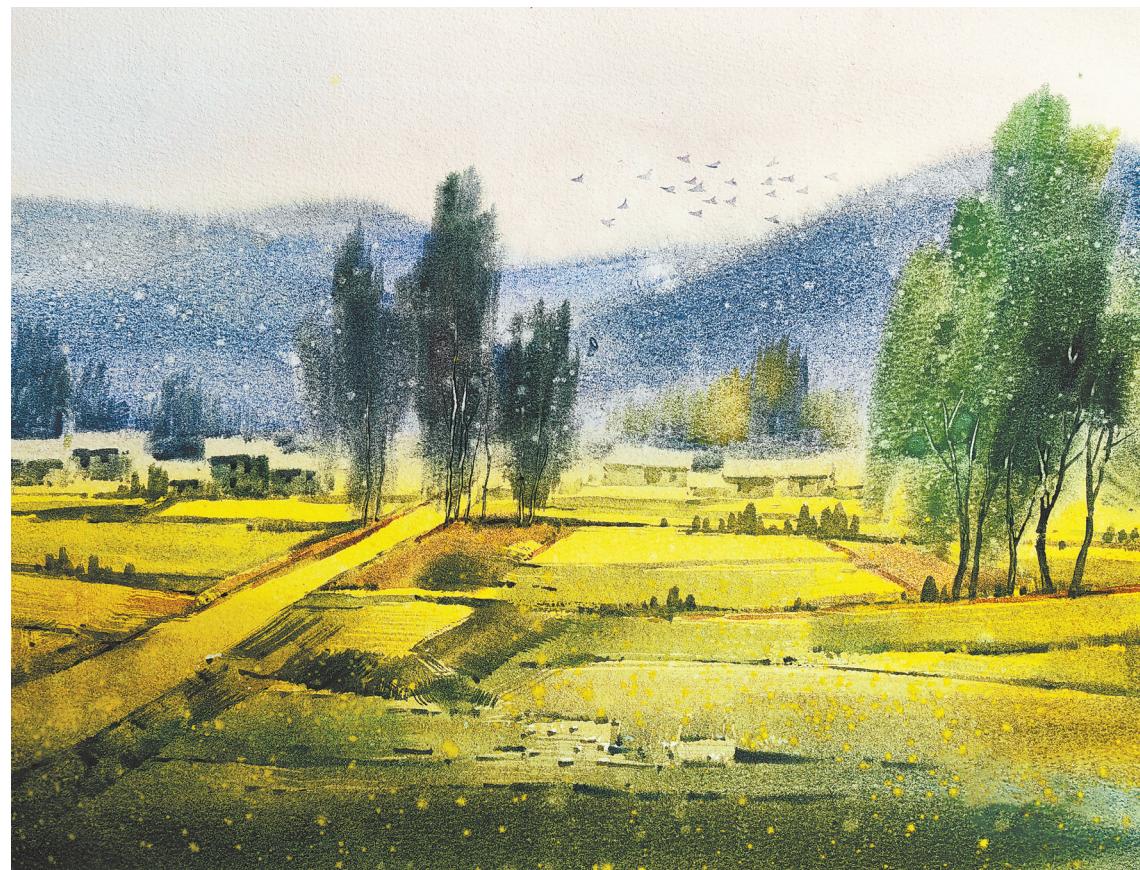
上巳节时，古人会结伴去水边沐浴祛病驱邪，称为“祓禊”。戏水高兴了，歌兮舞兮，幸甚至哉！随后，又增加了祭祀宴饮，曲水流觞，郊外游春等内容。王羲之的《兰亭序》有“修禊事也”“曲水流觞”的记载。

清明节除了祭祖，更多的是寄托哀思。清明这天，人们会带上祭祀物品去扫墓，缅怀逝者。这份缅怀，是一次溯源的寻根。在庄浪，扫墓祭祖也叫上坟。上坟是从春分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明。

清明节的吃食南北各不同，南方人清明多吃团，我没有吃过，去年一个朋友从网上学着做了一笼屉青团，用艾蒿、糯米粉和各种馅料做的，绿莹莹的看着特别馋人。而清明前后的时令野菜北方人没少吃，苜蓿、香椿、细蒿、苦苦菜……或凉拌，或做成菜饼，成了春季里独有的美味。

梨花落后清明

□ 张胜荣



百花

第3310期

知春意

[水彩画]

张永权 作

燕鸣壁(外一首)

□ 翼 华

嘉峪关城门随落日关闭
那只晚归的燕子是否羽翼沉沙
传说是关楼下的一朵蒲公英
风吹起伞状的种子
越飞越远
我用一粒石子敲击石壁
门洞啾啾的回音
如燕子的呢喃
又像弓弦射出的箭矢
穿过骨的城墙，锈的旌旗
和沧桑的戈壁，雪峰
……

一列呼啸而过的动车
惊醒我的沉思
一群燕子环绕关楼
啾啾的叫声，飘向关下
那片钢城的玫瑰花

酒泉的泉

酒泉的泉是铁蹄磨砺的掌故
我驾驭铁骑，穿越戈壁
并未相逢那位年轻的小将
只能伫立泉边
寻觅霍去病的影子
那年我与骠骑小将
有着同样的青春年华
和金戈铁马的梦幻
冷兵器已经远去
弓箭也陈列在烽火台的梦中
沙枣花酿出的醇香
和泉水一样醇香
我守卫的泉清澈沉静
一滴阳光从柳叶滑落
溅起泉中的漪纹
涌动的泉水
汇成泉湖的一片春色

河西走廊的月光

□ 马希良

河西走廊的月光是古老的。
当银辉漫过祁连山巅的积雪，沿着戈壁滩上的烽燧一路流淌，那些沉睡在沙砾间的五凉文脉便悄然苏醒。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上，译经声与商队的驼铃声交织；武威文庙的松柏下，郭荷讲学的余音仍在回响……这片被驼铃唤醒的土地，以温柔的胸怀拥抱着磅礴的文明交融。

——

积雪未消的早春，姑臧城外的讲经坛，三千弟子跪坐聆听。郭瑀的《春秋墨说》与索靖的《草书状》在风中交织，河西儒学裹着羌笛的苍凉与粟特人的热情。敦煌令犯腾辞官归隐时，用半生积蓄在鸣沙山下建起河西最早的私家藏书楼。那些写在木简与缣帛上的文字，在驼铃声中完成文明的接力。

——

南凉迁都乐都时，河西画工正在绘制炳灵寺石窟的飞天。天竺的凹凸晕染法遇见中原的游丝描，供养人画像的衣袂间藏着波斯联珠纹。当姑臧城被称赞为“河西天府”

时，这座丝绸古镇所承载的，不仅是夯土城墙的雄浑，更是文明交融的璀璨。

二

吕光西征龟兹带回的不只是几万驼队。当征尘落定，龟兹乐舞在凉州官阙重生，五弦琵琶的幽幽混着羯鼓的激越，化作《西凉乐》的雏形。学者段业在军帐中写下《龟兹宫赋》，笔锋里既有建安风骨，又带着西域的炽烈。这些穿越战火的文明碎片，最终在五凉文人的书案上拼接成完整的月光。

最动人的守护发生在最微处。张掖城郊的农妇用《诗经》里的句子为新生儿取名，酒泉驿卒在换岗间隙临摹索靖的草书。当宋繇在征战乱世中收集散佚典籍，他遇见的牧羊人能背诵《左传》名篇，戍边老兵怀里揣着写满注疏的《周易》。这些星火般的坚持，让五凉文脉在王朝更迭中始终保持着温度。

三

从刘炳注解的《周易》到阙驷的

《十三州志》，从谢艾的兵书到赵匪躬的历法，五凉学术如祁连雪水渗入中华文明的根系。

敦煌藏经洞的遗书里，一部《文选》抄本在陶渊明诗行间写着粟特文批注、西夏文佛经用汉字标音……这些叠压的文明印记，恰似月光穿过玉门关的裂隙，在时光深处织就斑斓的锦缎。

站在乌鞘岭远眺，祁连山的轮廓依然那般峻峭。山脚下高铁列车呼啸而过，带着葡萄美酒与风力设备奔向远方。敦煌研究院的年轻学者们用数字技术还原着壁画，那些天衣飞扬的伎乐天，正从古老的洞窟飞向元宇宙的星空。五凉文脉化作丝绸之路新的光焰，继续照亮文明交融的征途。

此刻在凉州词碑林，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与李益的“边霜昨夜堕关榆”在暮色中对话。来自撒马尔罕的金桃与江南的春茶，在博物馆的展柜里隔着玻璃相望。当月光再次漫过河西走廊，文明的种子，正在新时代的春风里，生长出超越时空的永恒青翠。